

叶倾城·著

马不停蹄 地错过



漓江出版社

马不停蹄 不停地错过

叶倾城·著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马不停蹄地错过/叶倾城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04.8

ISBN 7-5407-3236-9

I. 马… II. 叶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72384 号

马不停蹄地错过

作者◎叶倾城

责任编辑◎邹湘侨

封面设计◎03 工舍

出版发行◎漓江出版社

社址◎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 邮编◎541002

电话◎(0773)2821573 2863956(营销部) 2862090(邮购)

传真◎(0773)2821268 2802018

E-mail: ljcs@public.glptt.gx.cn

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
印制◎桂林漓江印刷厂

开本◎890×1240 1/32

字数◎190 千字

印张◎9.75

版次◎2004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◎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◎1—10000 册

书号◎ISBN 7-5407-3236-9/I·1956

定价◎15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将 牵 裳

- 各自生活/3
忘记的姿势/6
花 酿/9
最是少年青涩时/11
时间之葬/14
超市不是哭泣的好地方/17
岁月偷喝的/20
隔 世/22
一米线外/25
将牵裳/27
以一种缺失的姿态/29
四月是最残酷的季节/32
月亮不见了/35

鸳 鸯 杯

- 来生再做兄弟/41

1



马不停蹄
地错过

- 没穿裤子的男人/51
鸳鸯杯/59
武汉不过是一座我熟悉的城市/69
下一班幸福几时开/75
马不停蹄地错过/83
第十一夜/93
月之全蚀/103
谁人黄河青山外/111
水之妖妖/120
天使最近不在家/128

春 意 长

- 因为慈悲，所以冷酷/141
去年夏日，最喧闹的城/145
如果妈妈知道/154
睡成一枝缠枝莲/159
边走边吃/161
这就是父亲/164
还有底事不能烤/166
三月正是打折天/172
至少还有蛋炒饭/174
水 饭/178
人以拉为地/181
乞丐因仔不是人/185
上帝的玩笑/188

上错竹床睡错郎/192
 你所不知道的事/196
 人，是哺乳动物/198
 空 城/200
 一声何满子/202
 唤/208
 何人煎出春意长/211
 何处是吾乡/215
 热，如你所不了解的热/219

星 之 彩

明月十六年/225
 她与她的巧克力情人们/229
 安能辨他是雌雄/232
 不 扶/235
 绝对值得为他挽起长发/237
 必须一起做的事/240
 追汽车的人/244
 杀鸡杀鱼直至杀夫/247
 和亲记/250
 小象妹妹出嫁了/253
 非典或者爱情/263
 他说吃屎的感觉让我心跳/266
 老妖婆总是对的/269
 猜猜谁来付账单/271

雨一直下……	/274
秋意闹	/276
星之彩	/280
世界是甜的	/283
悬崖	/285
他的真心	/287
我看那天上所有的星	/290
睡	/293
无感	/296
惟一能控制的	/298
相亲这样庸俗的事	/300
小布是他	/302

裳 牽 將



各自生活

如此，来到北京，寻找他，像寻找一只不知姓名的丑小鸭。

他们是混同一个论坛认识的。用个混字，便带江湖气：他是老大，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；她则是隐侠，偶尔回个帖，三言两语地惜墨如金，也真是字字都有碎钻的光耀与硬净，剑风里裾裾不扬。

他不遇到她，那该遇到谁？

长谈彻夜，QQ在两人之间丁冬不休，仿佛一路驿马，烟尘四起里有人送荔枝来。她一抬头，隔窗天色已是银杏黄，低头是他的消息：“值此朝朝与暮暮。”蓦地又说一句：“早几年认识你，就好了。”匆匆下线。

她一怔：早，或者晚？与什么相比较？应该不单指的是三十而立年纪。他说过自己是北京的，也在帖子里提过。她也说过男友在英伦三岛读MBA。除此，没说过更多，甚至没问过彼此姓名、职业。网亦起过滤作用，尘世的，被隔绝。

然而网络时候，缠绵与轻浮，不过一线之隔。她从此QQ隐身，与他很少聊天，也不再跟帖，论坛上看看他的

丑小鸭头像，头顶两根桀骜的毛竖着，斜眼看人的睥睨神气，以及那些愤激文字，胸中轻轻一触，像在心口捺熄一根烟，微红而灼痛，便也罢了。

某一夜她与男友吵了架，心绪黯淡，逗留在论坛上，想灌水只觉干涸。忽然 QQ 闪动：“HI，见你在论坛上。”她只应一声“哦”。她不下线，他便也不，隔一晌，发一幅 FLASH 来，仿佛闲着也是闲着，也仿佛她什么都不说，他都明了。宿命中有些时刻，半睡半醒之间，有奇异的澄澈，她蓦地问：“你可喜欢我？”问得像高空坠物，避无可避，他答得猝不及防：“当然。”

他是她生命的擅闯者，突如其来，竟也突如其去。他第二天便消失了，而所有报刊都登出“北京网吧大火”的新闻。

她握着报纸，想起他说过：他对网吧的眷恋，喜欢嘈杂、拥挤、那份尘土气。一念至此，她的心便像一块哽在喉头的月饼，咸甜如血。

QQ 其实嘈杂，上线数声喊喊，说话一串嘀嘀，有消息沉沉两记咳嗽。她频频向他呼叫：“你在吗？”“你好吗？”“听说北京网吧着火了，你没事吧？”

沉默着，他的丑小鸭头像，比所有喧嚣更具杀伤力。

已经三天了，他始终不曾出现。淹留至天明，她关机睡去，朦胧间却听见丁一声，他上线了，她狂喜坐起，裸足下地，不及开灯就去开电脑——机器不曾完全启动，人已经清醒了。

她便这样，到了北京。

搭任何一路公共汽车，不拿地图，亦不辨方向，她

想，哪里都可以。她在寻找他，在这个广大古老的旧城，她惟一熟悉的，那一只丑小鸭。虽然一无线索，无从找起，明知一切都是徒劳，阳光昏昏扑下来……而她在寻找他，要知道，他是否安然无恙。原来她会这么挂牵他，到荒谬的程度。

一呆三天，白天在北京城里超级玛丽似乱转，晚上在酒店里上网，速度很慢，一帧帧网页打开都很沉重，像推开一扇扇笨重的铁门——她忽然惊跳起来，她看见了他，脑子里轻轻轰一声。

他一如旧日，词锋锐利，批评着北京关闭所有网吧的不智——害他多日无法上网。又给她发短消息：“你哪里去了？几天不见你。不会你们也着火了吧？”非常含蓄的挂牵。

她微微一笑，落下泪来。几上茶已凉了，她浑然不觉地喝一杯，打电话给总台：“请问可以订飞机票吗？”

她不会告诉他，她来过北京，曾与他非常靠近，她此番前来，其实与他无关，她为的是，自己的心。

而成年人的爱情，有时候便是，知道对方的生死，然后——各自生活。

忘记的姿势

她以为分手，会在一带攀满常春藤的墙边，月亮是微湿银钩，她微笑颌首。“好，保重。”转身去，长风掀她深烟灰红的大衣下摆，小蛮靴一步步，踏着苍凉。

然而却是拉拉扯扯，某一家餐厅门口。她全是哭腔，却硬撑着。“你说清楚，说清楚。”手死死揪着他不放，生怕一松手他会跑掉。他皱着眉，意识到周围好奇的打量，烦极了，最后一次按捺。“我还有事，我们以后再联络。”左右闪缩，躲她，像躲乙肝患者用过的碗筷。

她以为痛，会如虫咬噬大红锦缎，隐约黯淡而华美，她渐渐无言，清瘦，穿一条绕踝的缠绵碎花裙，抬头绽颜而笑，低头，一滴不为人知的泪没入卡布其诺。

事实上她没心情逛街，谁约她去泡咖啡馆统统推掉。下班就回家，饭后在电脑前发呆，吃很多很多零食，任自己胖了好大好大一圈。就那几个常去的网站，无聊地刷新又刷新，屏幕晃动模糊，原来是哗啦啦，落了一脸泪。哭着哭着，又去打那个早已停机一周、两周、一个月……的手机号码，明知是：“对不起，你拨叫的号码并不存在。”

倨傲的机器女声，冷硬如斧，劈她的心。

她以为救赎，会是一双温暖的手，沉默而有力，为她拭泪，抱她在胸口，那么紧，到近乎窒息的程度，耳侧是他的低语，再不会了，让任何人伤害你。

不过那时她太胖，白马也驮不起她。冬天，大地披上一层白毯子，春天的太阳，扯下白毯子，她竟穿不进任何一件去年衣，看镜中臃肿的自己，比当初目睹背叛更惊心动魄。赶快报名瘦身班，一摸荷包——虽肥腰身，独瘦此公，是这段日子废耕废织的结果。要找点散工来打，便发现通信录上的朋友、关系都好久不联系了。猛一醒，单位领导已对她摇了好久的头，这才是身家性命的事。减肥，工作，联络朋友，有这许多好电影在上演……纵使记忆五光十色，忙，亦令人目盲。

她以为重逢，会在红尘滚滚的盛世街头，或者深秋湖畔，醉金烂碧的落叶铺满小径，抑或游人如织的泰姬陵里，骤然听见，永远不能忘的，他的声音……刹时间，石破天惊，云垂海立。

其实就是他打电话来，道：“是我。”她正忙。“哪位？”他默然半晌。“我。”她还没听出来，带笑委婉道：“对不起……”是更久更久的寂静，他终于低低报上名来，有事找她帮忙。于她，只是举手之劳，她稍一迟疑便应了。他说不如出来吃个饭，她笑说我减肥呢，他说以前……六个圆点之后，是万语千言，呼之欲出。她最怕人家跟她说这些有的没有的，截断他：“还有事吗？不如以

后再聊。”

挂断电话就忘了，像打扮停当上街去，午后的香草街口，随手扔下一黑袋垃圾，扔出去，手里便空无一物，像从来没拎过任何东西。也根本没留意，曾经有一个扔的姿势。

——这是重逢，也是真正的忘记，连忘记本身，都不记得。

她想，到这个年纪，她终于懂得爱情不是小说，人生不是电影，而她全不轻愁哀怨，反而是一个，有着如许不可思议的、蛮暴热情的女子。当她爱，当她爱，当她彻底忘怀。

痊愈，或者极其漫长痛楚，而且全无诗意，然而这才是，真确的人生。

花 酿

9

请你，请你慢慢啜一口冰啤酒，不要忙着吞下肚，含着，让那冰寒在唇齿间微微摇晃，随你的体温徐徐而热，味蕾缓缓苏醒，你会尝到，麦芽、啤酒花，初长饱满的甘甜，如丰盈的维纳斯在五月熏风的原野上。而你便知道，啤酒，是由花朵酿出的。

啤酒的滋味，是他教给她的。

那年她大三，羞怯的蓝方格裙，洗得毛毛的，长发却散橙香。暑假去报社实习，就遇到了他。他是带她的老师，时常不言不笑，她交上来极差的稿子，他也只是微微皱下眉。他的沉默，像神秘静寂的古堡，引她情不自禁好奇，想推门而入。

一次，两人在外面奔波了一天，回报社又熬了半个通宵，拼出一篇头条新闻来。晒、火热、焦渴整日，她唇边爆起小痘痘。他看她一眼，忽然道：“走，带你吃烧烤。”

两瓶啤酒，一瓶给她。她没喝过酒，犹疑不敢，他便教她：“小口喝，别吞，含着。有没有尝到一点甜？”

如果有幸福记忆，那一定是：墨蓝透明的天空，啤酒晶莹喜悦的泡沫、炭炉妖冶的火焰——他的唇香，带着

烟、薄荷、孜然、麦芽花的味道。他蓦地，抱她入怀。

她便听见，身体的呼唤，如幼狮醒在黎明的丛林里。

年轻女子与中年男人，多滥俗的桥段。情话不等出口，就已陈腐不堪，戏不必演完，就可以预知剧情。他说任何话都不动声色。“谢谢你，给我这许多快乐时光，但我是有责任的人……”最拙劣导演写的台词。

那夜她买醉街头，朋友们带她回去时，她已烂醉，一路走一路吐，沿途洒下秽物，在月光下远看，像轻盈花瓣，其实恶臭污脏，朋友掩鼻，连拖带拉，像拽一具浮尸。

他曾经教给她，啤酒的滋味，以及男女之欢的，此刻却苦辣如斯，她边哭边吐，她想她不懂。

待得懂，已是多年之后。仍是盛夏夜色，同事们出去聚餐，有个新来的同事抵死不喝，良久狼狈不堪地道：“我不会喝酒。”声音极低，男子的眼白净如青天，她微笑，给他倒半杯啤酒：“来，喝一小口，别咽，含在嘴里。能不能，尝到一点甜？”

男子尝到甜头，微微震动，看向她的时候，眼里是完整的恋慕，如街边盛放的夜来香。而她只浅浅而笑。

因为她不诱惑，也不受诱，如她在人生的盛宴里，不醉，也不劝人醉。她知道生命的甘味，在于浅尝辄止。

而今来自花朵的啤酒，结出最丑陋剧毒果实的，是无尽的贪杯。